

序

杜重遠先生是一位精明幹練的事業家，他一向不注重做文章，甚至不相信他自己能做文章。當我主持生活週刊筆政的時候，他爲着抗敵救國運動，四方奔走呼號，我約他在工作餘下的一些時間，偷閒替生活週刊寫一些通訊，他總是很謙遜地推說不會寫，後來經我再三催請，他才寫一點。但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我覺得他愈寫愈好，他自己也越寫越起勁。正是因爲他富有實踐的經驗，不是爲做文章而做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別地深，使讀者得到的益處特別地厚。

我深信讀者諸君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出杜先生是一個血性男子；我把杜先生視爲我的最好的一個朋友，就因爲他是一個血性男子。因爲他是一個血性男子，所以他對於救國運動能始終不懈地向前幹去；因爲他是一個血性男子，所以他不但

自己能那樣幹，並且能吸動許多人一同幹去。

此外我知道杜先生的性格是嫉惡如仇，從善如流。他對於朋友們的意見，最能虛心傾聽，一覺到你所說的是合於真理，他就慨然贊同，毫無成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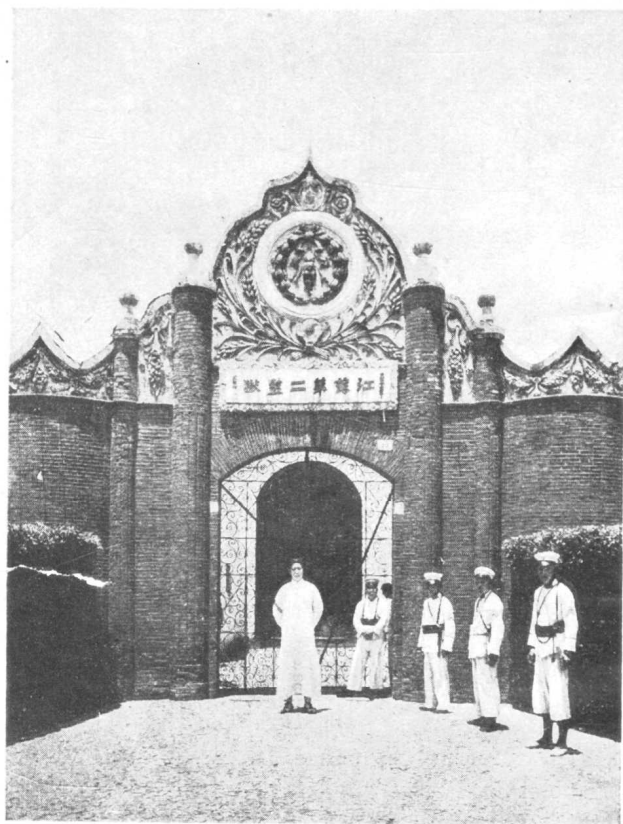
我們希望杜先生爲國努力，前途無量，這本書裏所表現的只是他的未來事功的滄海之一粟罷了。

輅奮記於生活星期刊社

廿五，十一，三。上海。



影 近 者 著



一九三五年七月因新生事件入獄



院養療橋虹押改病囚時中獄在

目 錄

序

談「死」	一
愛誰的國	四
金字塔上的人們	七
一件傻事	三
誰的和諧運動	九
獄中的收音機	三

青年愛國的義憤·····	二六
新生周刊發刊詞·····	三三
救國志士在那裏？·····	三六
「東北不要忘记是中國人」·····	三九
抗敵英雄的末路·····	四三
爲丟炸彈與跪哭團謹答讀者·····	四六
零賣與批發·····	四九
時代與環境·····	五二
再論時代與環境·····	五五
生路只有一條·····	五八

怎能走進一條生路……	六一
中×怎樣親善……	六五
『大亞細亞主義』……	六六
『敵乎？友乎？』……	七一
親善下的幾則不親善的消息……	七四
中國的民意……	七七
明恥……	八〇
最可怕的是什麼？……	八三
兩個笑話……	八七
要面子不要臉……	九〇
關邪說……	九三
民族精神不死……	九六

「九一八」三周年·····	九
沉痛的紀念·····	一〇
悼項松茂先生·····	一〇五
悼抗×志士鄧鐵梅君·····	一〇九
貪戀與犧牲·····	一一三
西北的三光·····	一二五
從天堂到地獄·····	一二八
從地獄裏又到天堂·····	一二三
日暮途窮的景德鎮·····	一二五
大人要作小事·····	一二六
一個被人目為奇怪的鄉學·····	一二三
葉木華與藏本英明·····	一二四

大變活人·····	一三七
哀華僑·····	一四一
爲「閒話揚州」糾紛進一言·····	一四四
怎樣紀念孔子？·····	一四七
顏大使口中的蘇聯·····	一五〇
『黃河之水天上來』·····	一五四
勵青年·····	一五七
再勵青年·····	一六〇
爲消極悲觀的青年們進一言·····	一六三
爲消極悲觀的青年們再進一言·····	一六六
青年是可愛的·····	一六九
兒童是更可愛的·····	一七二

我所敬愛的幾個青年·····	一五
告別讀者諸君·····	一六
從上海到重慶·····	一八
新機·····	一九
錦繡河山·····	二四
向前幹去·····	二〇
民族異彩·····	二六
長江各省之鳥瞰·····	二九
抵汕後·····	三六
殘廢·····	三三

包辦·····	三元
鬼多人少·····	二元
漸入佳境·····	二元
良好印象·····	二元
精神振奮·····	二元
幹與不幹·····	二元
南方之青島·····	二元
如適異國·····	二元
到北平·····	二元
熱河通訊·····	二元
敵愾同仇·····	二元
前線回來·····	二元

八年努力中的願望……………一元

談 死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是中國的兩句老話，意思是說有值得死的，有不值得死的。所以人到了危難的關頭，要先量一量分量，然後再下一個死的決心。不過這個分量的輕重也要隨着時代和方向而有不同的判斷。比方說在封建氣味最濃的時期，提倡什麼忠君咧，死節咧。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聽說她的未婚夫『嗚呼哀哉』了，她連一面還沒曾見過，便要服毒殉節。一般親友們非但不替她可惜，而且還要建碑立坊，大事彰表；像這種死法，在現在爭求男女平等和經濟獨立的女士們看來，真是一文不值的蠢事。再比方說意大利的黑衫黨棍們爲的侵略阿國土地，衝鋒陷陣，死而無悔；這在黑衫宰相看來，自然是欣賞不已，然而在主張正義的人們看來，簡直是一堆死狗！時代和方向若不先弄清楚，呆頭

果腦的死去，自己以為是重於泰山了，其實還不如一個輕氣球！

又有人說，人有死在手上，有死在腳上的，這話怎講呢？譬如蘇聯的列甯和印度的甘地，一生都是求民族的解放，為大眾而犧牲，一旦死了，民眾必捶胸頓足，惋惜不止，這叫死在腳上。又如帝俄的沙皇和法國的路易十六，他們是專謀一己的私利，摧殘民衆的魔王，死的時候，民衆反鼓掌稱慶，這叫死在手上。好友戈公振先生最近歐遊歸來，拿他幾十年的學識經驗和幾年的海外觀察所得，正要為民族解放努力，不料到滬未久，與世長辭，消息傳來，中外悲悼，好像幾千百個朋友也拉不過他這一條死線似的，其重量雖然不比泰山，也總算是死在人們的腳上了。

每天翻開報紙看看，強敵壓境，江河鬧災，為整個的民族設想，死神已經佈滿了字內，（少數漢奸民賊自然不在此列），就拿上海一個地方而論，有的糧樓自殺，有的服毒自盡，有的全家共死，有的夫婦偕亡，他們在臨死的時候，自然

顧不到什麼泰山鴻毛，更管不了什麼手上腳上，在這帝國主義窮凶極惡刀架在頸上的當兒，大家求死不遑，那裏來的活路呢？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要想活的出路，必得先有死的決心。與其一個一個的死，一家一家的死，或者一鎮一鎮的死，何如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大家站在一條戰線上，向封建勢力而搏鬥，向帝國主義而廝殺。我們集四萬萬個鴻毛堆成一座莊嚴的泰山，奉勸死在手上的先生們，都來死在腳上吧。

（十一月九日作於獄中）

愛誰的國

在大衆生活的創刊號裏有一篇景觀先生作的愛國論，我最喜歡讀牠，因為他的道理既然講得十分透澈，而文字又非常淺顯，真不愧是一篇大衆的讀物。他把愛國兩字詳細的解剖了，「國是什麼」，「國有什麼可愛」，「愛誰的國」，「怎樣人才能愛國」，「怎樣才算愛國」。講了這許許多多的道理出來，然後他在後面又分條縷晰的清清楚楚的談了一大套，不必我再來贅述。我對於「愛誰的國？」這句話，覺得既幽默又親切，發生了一些感想，要在這裏再補充幾句。

一個龐大的中國，的確是包含着等等不齊的國家觀念。比方說去年我到陝西去，聽說距西安一百八十里地方，有位前清的老進士，他住在土洞裏，天天慨嘆着「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他不但不相信世界進化到幾萬里可以直接談話，